

鷄
山
語
要

關山詩集

關中叢書

鷄山語要

邵力子署

序

有明關學繼文簡公而起者長安則有馮少墟先生岐陽則有張雞山先生二公生同時東西相望相與往復辨論倡明斯道學者景從一時稱極盛焉數十年來少墟公全集賴二曲徵君重爲釐訂完整如新雞山著述毀於兵燹無有過而問者後起士子幾不知何許人矣徵君亟爲余言余行部周原訪其後人得其致曲言明德集二種反覆卒讀而後知其生平之所得力其所以提撕後學者莫過乎此也學人之病大抵有二上焉者高談性命虛無恟忼不肯實用其力下焉者仰視聖賢以爲神靈天縱非下學

所可庶幾遂甘于遜謝而不能強致其功由前言之其失也妄由後言之其失也愚二者交作異學爭鳴而聖賢大中至正之道馴致蕪沒不彰矣夫知敬知愛孩提皆能堯舜可爲言豈欺我學者誠由是編而究心焉因其固有之良而擴其所拘祛其所蔽優游漸漬涵濡而長養之由一端以至全體由偶發以至常存則大聖大賢不難積累而成也先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豈其微哉因請徵君手爲考正去其枝葉擷其精英合授之梓學者讀此其亦可憬然而自奮乎

康熙戊辰初春淝水許孫荃撰

引

鳳翔張鷟山先生明季理學眞儒也深造自得洞澈大原
與長安馮少墟先生同時倡道同爲遠邇學者所宗橫渠
涇野而後關學爲之一振兩先生沒而講會絕響六十年
來提倡無人士自辭章記誦之外不復知理學爲何事兩
先生爲何人閒有知馮先生者不過依稀知其爲馮侍御
馮司空有遺書先生位卑而地僻並其姓字亦多茫然人
與書泯滅不傳余有慨於中久矣頃學憲許公晤余談學
因語及先生公肅然起仰退而躬詣先生故里建坊表章
訪其後裔得先生所著致曲言明德集示余余竊不自揆

僭爲訂正摘其確且粹者勒爲斯編更題曰張鷟山先生
語要滴水可以識全海公亟捐俸梓行俾蕪沒餘名託以
弗墜可謂先生後世之子雲矣公政崇風教加意理學行
部所至寤寐名賢存者式廬沒者闡揚表前修風後進啓
佑關學之意甚盛讀斯編者誠勃然思奮於辭章記誦之
外知所從事庶不負公殺青之意而關學墜緒可以復振
實百二河山之幸也區區敬拭目以望

康熙戊辰孟春盩厔後學李顥題

致曲言原序

古之學也一今之學也三一曰亂真之學陰拾乾竺之唾
餘陽飾吾儒之面目雖言性也非吾儒天命之性雖言心
也非吾儒義理之心使初學中道亡羊歧途莫辨而吾儒
心性之學爲所蝕矣二曰徇世之學誤以富貴爲功名誤
以辭章爲道德世道雖略幹旋不敢以三代之治期斯世
人心雖略補救不敢以三代之人期斯民生今安今不復
敢望再見前古之治而吾儒經世之學爲所卑矣三曰執
一之學恥循先民繩墨傲然自築宮牆標宗立門執片語
以自信是者蓋亦不外濂洛關閩之餘緒非者又非吾儒

之說也而吾儒中正之學爲所亂矣夫異端俗學顯然畔
吾道也此三者皆以千古人豪自期倡明斯道爲任猶不
免有三病焉道何由而明且行哉脫茲三病道脈有攸屬
矣鳳翔張心虞先生其人乎先生生橫渠梓里與長安馮
先生爲莫逆交馮先生因而成辨一錄海宇藉爲指南其
言曰釋老之學不必多辨只兩句可了如曰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如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謂彼之教亦從孝
弟夫婦乎則便不通故曰惡異端恐其亂學也又曰釋氏
之論性似告子其不動心似孟施舍釋氏以死恐人使人
學道吾儒亦以死警人使人聞道其宗旨判然不同又曰

釋氏識心不識造化如是之類足徵先生無亂真之病且
深足爲亂真者藥先生教開庠宰鄆邑以三代政教自任
武城單父之治再見於今至請除資格一疏尤爲千古用
人石畫聖人復起恐不能易其言曰古人無兩般學問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所以學得中用出世則有益于世今
人習舉業則安問天爵卽舉子亦講說道德終成二段所
以學不純一業不光明職此之故又曰天爵良貴是性分
之物士之自重以此惟自有科第以來却失此意士反賤
了又曰今人皆借口事君之義通不知潔身雖讀孔孟書
其行事不離伯者之術噫弊也久矣如是之類足徵先生

無徇世之病且深足爲徇世者藥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
一稟於濂洛關閩繩範卽近世儒先無不各採所長其言
曰近時理學先生各自以爲有所得然謂之學孔孟之道
則可謂之與孔孟之道毫髮無差則不敢以爲然又曰今
人皆欲高過宋儒恐流於異端而不自知孔門精微意旨
賴二程橫渠剔撥出大有功爲學規矩考亭先生把得絕
定莫走作如是之類足徵先生無執一之病且深足藥世
之執一者無三病且藥世人之三病滿腔惻隱先生其仁
矣乎千古真傳不容舍先生而他寄也小子佩先生禁方
幸免罹三者膏肓猶恐世之人病狂而不知尋覓針砭與

未病者而至於病也遂贅數言以鳴先生之苦心知我罪
我奚恤哉若致曲精旨備載錄中亦不必復喋喋也是爲
序

天啓元年春仲良日河汾後學辛全書於眞樂窩中

致曲言自序

夫聖誠而已矣然有誠者有誠之者天人之殊也天道爲
不思不勉非所易及其次則致曲而已是故學利困勉致
曲之人也學問思辨篤行致曲之功也曲之爲言微也隱
也委也盡也一偏也曲而能誠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也
不忍於穀鯨忱惕於入井不受不屑於嘽蹴皆曲之發誠
之端也於此致之則爲仁義於此致之則爲至誠故洙泗
之設教多致曲之功焉輒近世好言本體而忽略於工夫
竊恐於誠之至誠無當也余賦質不敏少亦有志於學中
閒爲文辭所溺俗務所累後又爲異說所亂者亦復數年

今憤然而力爲致曲之功又恐年運而往矣於余心恆戚戚焉然幸與二三君子游且天啓其衷亦稍稍有聞自不敢怠且棄也於是勉強學思或於談論閒或於讀書閒或於清夜靜坐閒偶有一得恐復遺忘輒筆記之僭竊爲致曲之助若同志君子覽而教之則鄙人之願莫大矣後有所得俟續錄之

萬歷戊申仲春岐陽張舜典書於澶淵之闔然亭

致曲言

節錄

岐陽張舜典著

藍屋李 顥中孚校

淝水許孫荃四山校

聖學工夫只是慎獨獨不止人所不知不見雖鬼神亦窺
測不破慎獨卽是惟精惟一之旨卽獨之廓然便是中中
之發便是和此等工夫不倚見聞不靠知識肫肫其仁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故曰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
焉有所倚至誠誠之同此一般機竅天人初無二理
心不爲形役理不爲勢移此之謂大丈夫

有事時人多逐物無事時人多著空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則無此二病總之在隱微中體貼久久自有得處

自處貴清冷接人貴溫和

大抵學術要正規模要大立志貴堅用力貴深性情以平氣象以和敬其主宰義其順應其庶矣乎

古今之學實是不同古人學成要旋乾轉坤陶冶世道世道隨我而轉移之我却立得脚定如北辰與指南鍼一樣後世之學祇是隨世轉移與世浮沉中間略帶些義理做事遂說此孔子無可無不可家法豈知孔子雖無可無不可却不稅冕而行接淅而行何等斬截今人皆藉口事君之義而通不知有潔身之道雖讀孔孟之書其行事不離

伯者之術噫學弊也久矣可慨也夫

大學言功夫中庸兼本體而言之大學言人道中庸合天人而言之此皆孔門之微旨非此則聖學不傳不知學人縱幹成事業炳炳烺烺終有渣滓終脫不得俗氣

自三代以還無王道何也皆不知修身爲本而本之道理在孔孟明明說破柰何後人愛才而不愛道重外而不重內開口動務若逕庭之相遠耶

人若知學不惟讀聖賢書有所裨益卽開眼見無物無事無非道者

慎獨是存心養性之口訣不墮空不滯有